

正德

顽童治国

〔顽童皇帝

荒唐治国〕

● 张明林 ● 编著 ●



明武宗



西苑出版社

顽童治国

● 张明林 ● 编著 ●

正德

明武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顽童治国：明武宗正德 / 张明林编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5151-0116-3

I. ①顽… II. ①张… III. ①明武宗 (1491 ~ 1521)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7208号

顽童治国 明武宗正德

编 著 张明林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2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39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116-3

定 价 35.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武宗毅皇帝朱厚照

卷首语

明武宗是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以往很多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通过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研究，人们对武宗的认识有所改变，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为人却又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是历史上罕见的极具个性色彩的一个可爱异类。



目 录

第一章 谜中谜顽童降生·····	1
第二章 少年天子初治国·····	17
第三章 豹房公廨荒淫事·····	53
第四章 立地太岁擅权威·····	129
第五章 扳倒阉宦政依旧·····	173
第六章 皇帝出巡称将军·····	199
第七章 镇压民众杀戮多·····	239
第八章 顽帝身死后无人·····	261



第一章 谜中谜顽童降生



明武宗毅皇帝朱厚照画像

明弘治四年的9月24日下午申时（下午3时至5时），明朝北京皇宫中又诞生了一位皇子。皇子的父亲是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樞，这年刚满21岁，母亲是张皇后。孝宗朱祐樞的幼年充满了坎坷，他为宪宗朱见深与宫人纪氏所生，但宪宗的万贵妃妒忌成性，见妃嫔生子，皆使之不能成活。纪氏生子，赖宫中人庇护得活，养在西宫深处，未遭万贵妃毒手。直到此子3岁时才得见宪宗，遂立为皇太子，后来成为弘治皇帝。这段故事有点像传统

戏中的“狸猫换太子”的情节。孝宗为皇太子时，就立张氏为妃，据说情好甚笃。孝宗即位后，封张氏为皇后。有人说由于孝宗与皇后感情好的关系，孝宗未置妃嫔，而只选了5位夫人；又有人说因为皇后张氏也是一个妒忌成性的女人，迫使孝宗不立妃嫔。明朝的16位皇帝中，只有皇后、不立嫔妃的恐怕只有明孝宗了。当孝宗有了皇子之后，举朝上下欣喜莫似。原来明朝立国以来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实属罕见。朱元璋的长子是朱标，而且是马皇后所生。但是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当时朱元璋既不是皇帝，马皇后当时也未立为皇后。所以朱标虽是朱元璋的嫡长子，但是还不算名正言顺，要打一点折扣。建文帝朱允炆不是朱标的长子，母亲



明武宗正德

生他时，还是个王妃。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当然不是长子，而且其生母不是马皇后，据说还有问题。后来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是自己父亲的长子，但母亲诞生他们时还都是王妃，而非皇后身份，在“嫡”字上还是有点问题。英宗朱祁镇虽是宣宗长子，但生母却是宫人孙氏，后来才进封贵妃。景帝朱祁钰是宣宗次子，生母是吴妃，既不是长子，也不是嫡出。宪宗朱见深为英宗长子，但生母是周贵妃。孝宗朱祐樞是宪宗第三子，生母是宫人纪氏，后封淑妃。从明朝开国到正德年间，除了皇太子朱标和武宗朱厚照之外，没有一个既是嫡子又是长子的。何况朱标早死，没有作成皇帝。所以明武宗朱厚照算得天独厚的明代皇帝中既是嫡子，又是长子的一位。在封建社会中，嫡长子地位在宗法关系中至关重要，在帝王家可能更为重要。这次孝宗和他的张皇后生了这个空前的皇家嫡长子，当然是皇家贵族的大喜事。

还有一件事说来也是凑巧。皇子朱厚照的出生年月日时的4个支辰，排列起来却与众不同。原来朱厚照生于：

明弘治四年为辛	亥年
九月为甲	戌月
廿四日为丁	酉日
生时为	申时

朱厚照的“支辰”，如果按时、日、月、年的顺序读上去，恰好和地支的“申、酉、戌、亥”的顺序巧合。这在当时的星命家看来，真是难得的“贯如联珠”的大贵支辰。据明朝人讲，这位皇子的特殊支辰，和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支辰有某些类似之处，因此可以预见，这位未来的大明皇帝，一定会像他的祖宗太祖高皇帝那样创基立业，恢宏朝运，大有作为的。

下面介绍朱厚照的父母。他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樞，幼年坎坷，其生母纪氏怀他时，曾被暗投堕胎药。朱祐樞生下时，头顶毛发稀少，据说就是为药所中而致。下生之后，为了逃避万贵妃的毒手，只好秘密养于深宫别院，不令人知。直到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亡之后，宪宗朱见深为此感到孤寂的时候，有人把第三皇子秘密养在宫中的事报告给他。宪宗大喜过望，立即召见这个未见过面的皇子，并很快立为皇太子。为了使这位皇太

子免遭万贵妃的伤害，把他托付给皇太后抚养。但是他的生母纪氏不久就被人毒死。宪宗朱见深死时只有40岁，孝宗与其父亲一样，也是17岁就即位了。他由于出身坎坷或其他的原因，是明朝皇帝中比较好学的一个，在朝比较尊重内阁旧臣，经常与之讨论国事，对历朝的积弊，也曾图改革。但是在他统治的后期，施政大不如前，宠信宦官，少见朝臣，广修佛寺，糜费大量金钱，他曾被明朝一些人称作“小尧舜”。明朝的皇帝实在好的少、坏的多。孝宗不过是一个不太好也不太坏的皇帝，就被人称为“小尧舜”，可见明朝专制君主的实际了。孝宗在晚年，实际上他只活了36岁，算不得什么晚年，只能说在他统治的末期，曾经想有一番作为，据说搞了个改革计划，得到朝臣如刘健、谢迁诸人的赞同。这个计划的内容，大致是孝宗死后所颁布的遗诏和武宗即位后颁布的即位诏书所开列的哪些内容。主要是改革弊政、削弱权贵的特权等措施。但是这项计划触犯了在朝的大贵族、大宦官的利益，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这项改革计划的实施。乘孝宗身患重感冒发高烧的机会，某些权贵势力指使御医连投热药，使孝宗高烧不退致死。

朱厚照的母亲是张皇后，北直隶兴济人。兴济在北运河边上，是一个商业繁荣、交通发达的城市。张皇后的父亲张峦，原本是一位秀才，曾以乡贡的身份，入北京国子监读书。看情况，张家是一个知识家庭。既然得个乡贡，可见家中也薄有田产，不甚贫困。张皇后幼时就随父亲住在京师。据说她的母亲全氏生她时“梦月入怀”，这是被人公认的吉兆，生个女儿必定会嫁一个尊贵的夫君，一生荣华富贵。她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正月，被皇家选定为皇太子妃，同时也推恩她的父亲张峦，授官鸿胪寺卿，正四品官。张峦由一个穷监生，由于女儿一朝尊贵，立刻获得了四品京官当当，实在是意外的机遇。但是张峦的机遇还不止此。这年的8月2日，宪宗逝世，皇太子朱祐樞继位。到这年的10月4日就册封太子妃张氏为皇后，当时距宪宗之死，不足两个月。张皇后的父亲张峦的官职，也按明朝任职的习惯，由鸿胪寺卿改为皇亲常常担任的武职，被授为中军都督府的都督同知，这个官职是从一品。同时由皇帝钦赐原太监梁芳的“和远”官店和永清县的庄田。张峦不但一下子成为显赫的皇亲国丈，



明武宗正德

而且又有了一大批财产。以后又步步高升，弘治三年，张峦被加封为寿宁伯，五年晋封为寿宁侯。于是寿宁侯张家就此成为明代著名的大贵族。张皇后的两个兄弟张鹤龄与张延龄位列16世纪著名的大贵族之首。朱厚照即位后，张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厚照死后，张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立世宗朱厚熜为帝。张皇后两弟先后被世宗治罪下狱，张鹤龄瘐死，张延龄被杀。张氏贵族遂衰落。张皇后也在嘉靖二十年忧郁地死去。



孝宗朱祐樑像



张皇后像

孝宗朱祐樑与张皇后在成化二十三年的2月结婚。结婚半年之后，孝宗就登上皇帝宝座，皇太子妃张氏也就进封为皇后。当时孝宗17岁，正是青春年少，张皇后最大也不过十五六岁。据说两人感情很好，所以孝宗也“生平无别幸。”但是结婚4年之后，张皇后却没有生下皇子。此时孝宗已是21岁，这就明朝皇家的规矩来讲，就算大问题了。孝宗与张皇后为此也很着急，惟一的办法只有乞请上天神灵慈悲了，连着几个月在宫中斋醮求子。有些不知趣的言官就上书建议孝宗要赶紧选妃子，“以广储嗣”，不要求神赐福。本来在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都是广置妃嫔，以求多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马皇后之外，还有19个妃子，生了那么多王子公主。后来的明朝皇帝有的妃嫔达30多人，少的也有10余人。但惟独明孝宗不选妃嫔，只有5个不上名分的“夫人”。直到弘治四年的9月，宫中突然宣布张皇后的皇子降生！事前既无皇后怀孕或其他消息传出，事后当然会引起

纷纷议论。尽管后来有些无聊的人上书给这次降生的皇太子献腴词的时候，常常会大讲张皇后怀太子而感动神灵等，恐怕是凭空胡诌，没有什么根据。朱厚照降生后的第3年，张皇后又生了个皇子，名朱厚炜，但不久就夭亡了。所以孝宗与张皇后只有朱厚照这个独生子。

朱厚照下生后5个多月，孝宗与众臣就开始酝酿册立东宫太子。这在明朝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从弘治五年正月24日开始，由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率领文武群臣上表请册立东宫太子。到2月2日的8天间，上表了3次，最后总算得到孝宗的批准，决定3月8日辰时举行册立皇太子的大典。明朝册立皇太子的礼仪是一项既隆重又繁琐的典礼。专为举行册立仪式而临时工作的人员，包括授册宝官、读册宝官，纠仪御史在内的官员一共57人。担任典礼警卫及仪仗人员，武官52人，司仪10人，太监10人，引导6人。一次典礼要有135个大小官员入役。这里还没有把观礼的文武百官、外藩使臣、僧道、耆老等计算在内。典礼的主角是皇太子，按礼仪规定要拜两次，跪两次，鞠躬一次，俯伏一次。典礼完毕，皇太子还要到中宫去朝谢母后，接受诸亲王百官的朝贺。试想来到人间只有5个多月的朱厚照，如何能参加这样隆重的册立典礼呢？幸亏那些老皇帝富有经验，早就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已经订立了规矩。早在洪武年间就规定了《亲王年幼受册宝仪》，凡亲王因年幼可以由“保抱”（保姆）抱王行礼如仪。遇到该拜、该跪、该鞠躬时，都由保姆代劳。这个规定虽然使用于亲王册立典礼中，但皇太子的册立典礼当然可以援用。朱厚照就这样在保姆的怀抱中被册封为大明王朝皇太子的。

按规定皇太子的册封和命名应该同时进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命名的正式敕书在册立典礼5天后才公布。孝宗在命名敕书中，这样说：这位皇子，既是元子（长子），又是皇后所生（嫡子）。因为他“天资秀发，日表英奇”，而且是国统所系，特赐给他的名字为“厚照”。接着孝宗在敕书中解释命名的意义说：厚照的“照”字是取《周易》的“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和《尚书》的“光被四表”的意思。对这位皇太子寄予厚望说：这皇子命名为厚照就是希望他“四海虽广，兆民虽众，无不在于照临之下，而朕（孝宗自称）之主器，永为得人”。这里孝宗在敕书中解释了



明武宗正德

“照”字命名的意义，那么又为什么叫“厚照”呢？“厚”又有何解释呢？原来明朝宗室子孙的命名是有一套严密的规定。朱元璋有二十几个儿子，除太子朱标外，都封在各地。太子与诸王都各自规定了二十个字，作为命名时两字名的上一字，其作用和民间家谱排辈用字一样，使人一望就知道是哪个王府的后代，而且也可以知道这位宗室的行辈。至于命名的下一字，则命名时由礼部选用一个字，但选字也有规定，就是选字要用五行偏旁，次序是：火、土、金、水、木。洪武时太子朱标名下的排行字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建文帝名字的一上字是“允”，也就是东宫位下二十字的第一个字，下一字选用坟，即第一偏旁的火字旁。后来建文帝的皇位被叔叔燕王朱棣所夺，所以朱标帝系就断了，换成朱棣帝系了。燕王所规定的命名二十字是：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仁宗朱高炽是“高”字辈，火字旁；宣宗朱瞻基是“瞻”字辈，土字旁；英宗朱祁镇是“祁”字辈，金字旁；宪宗朱见深是“见”字辈，水字旁；孝宗朱祐樞是“祐”字辈，木字旁。所以孝宗之子当然就是“厚”字辈，火字旁了。这就是皇太子被命名为“厚照”的由来。实际上明帝系的这二十个行辈字，只用到“慈”字，明朝就灭亡了。

自从朱厚照被册立为皇太子之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人们都传递着一个惊人的信息，就是怀疑朱厚照不是张皇后的亲生儿子，也就是说朱厚照的生母，另有其人。

这场谣传似真似幻，谁也没有真凭实据，但是就张皇后是朱厚照生母一事，却存在着不少疑点。张皇后与孝宗结婚后，经久不育，4年过去了，仍然未有怀孕或生子的信息。这一点好像是京师里的人们都知道的事情。群臣和宗室亲王都先后提出请孝宗从速选妃，不可耽误大事。这类奏章越来越多，就证明人们已经认为张皇后是不会生育了。社会上也出现一些议论，比如说孝宗与张皇后“情好甚笃”，孝宗不肯选妃嫔，或者说张皇后妒火太大，不肯让孝宗选妃嫔。总之，张皇后自己不能生育，又不许孝宗选妃嫔，人们的埋怨集中在张皇后的身上。这对于张皇后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当时社会里，作为一个女人，即使她已经是一位皇后，如果不能



生儿育女，不但人们会认为是个缺欠，就连她自己也会感到莫大的遗憾。普通妇女不育，在封建家庭中会影响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更何况张皇后如果不育，势必要影响她的权势地位。这也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令人怀疑的是，就在这种形势下，张皇后被突然宣布生下了一个皇子。人们会很自然地猜测这个皇子的来历。

京城里好事的人们会顺着这种猜测怀疑下去。怀疑之处是张皇后不能生育，是否会从别的女人那里抱养来一个孩子作为亲生的呢？这种猜测，表面看起来似乎好像有点想象成分太多，但是明朝人有明朝人的一种怀疑根据。这就是在明朝宫廷里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凡是妃嫔生下个皇子如果这个皇子有继位权的话，一律要归皇后抚养，这个皇子要称皇后为“母后”，而称亲生母亲为“生母”。可是孝宗没有妃嫔，张皇后即使想用这种办法抚养一个皇子，也不可能。她退一步的办法是从与孝宗有过性关系的宫女中，抱养个孩子。但是如果这样做了，由于宫女的身份太低，将来这位皇子，不免要被人讥笑为“都人之子”。为了孩子的将来，为了使他成为无可挑剔的皇太子，那就只好谎称是自己亲生的了。不过这种推测，毕竟还是一种推测，是否就是如此，还没有更多的根据。而且这种推测是建立在张皇后绝对不能生育的基础上，看来也不科学，因为张皇后后来又生了个朱厚照的弟弟朱厚炜，似乎可以证明张皇后不是不能生育，只是有早有晚而已。

至于朱厚照的生母究竟是谁，是张皇后？是什么宫女？明朝人曾经根据某些蛛丝马迹加以推测过。虽然谁也未能提出什么铁证来确定问题，但是朱厚照不是张皇后亲生这件事，确实流传甚广，甚至朱厚照已经作了14年皇帝之后，宁王朱宸濠造反时，发布檄文中还攻击正德皇帝不但不是张皇后所生，而且连朱家的子孙都不是，完全是一个冒牌货！

这种传闻的传播，或议论此事所循的踪迹，恐怕都和一件冒认皇亲案件有关。

这桩案件发生在弘治时期，明朝政府把它命名为“郑旺造妖言案”。案子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审理过程，一直到朱厚照即位后，才告终结。事情涉及朱厚照的生母问题。案情和对人犯的处置上，扑朔迷离，疑窦丛生，



明武宗正德

宫闱隐私，外人难于尽知。案情是这样的：

北京城的东北角有个地方名郑村镇，这里是京师武成中卫的所在地，卫的下面有中所，所有一个军余。军余是军户中正军之外家中的子弟，属军籍，但未当军，就习惯称作军余。这位军余姓郑名旺，妻子赵氏生有一女，起个名字叫郑金莲。这个女孩子生下来在右肋留有出痘时的疤痕，长大时脊梁上还有一处烫伤的痕迹。不知什么原因，她在12岁时就被卖给勋戚东宁伯（当天顺朝封的东宁伯焦礼）家中，不久又被转卖给沈通政家作婢女。郑旺可能早已不知这个卖出的女儿下落了。但是有一年，忽然传说离家不远的驼子庄郑安家的女儿入宫，郑家就要成为皇亲了。郑旺猛然想起早年卖出的那个女儿，会不会也入了宫呢？说不定大家传说的那个姓郑的入宫女儿，就是自己那个亲闺女呢？一种实现有朝一日成为富贵荣耀的皇亲梦想的冲动，使他不再考虑别的，决定马上进京，去探个究竟。

恰好郑旺在北京有两位朋友，是兄弟俩，一个叫妥刚，一个叫妥洪，都是锦衣卫的“舍余”，也就是锦衣卫人员的家属子弟。他们认识人多，也能走走宫中内线，女儿的消息不怕打听不出来。郑旺向妥氏兄弟交待了要找的女儿一切情况后，就回家等待消息。不久，妥洪送来了消息，要郑旺先写好一个帖子，上面介绍自己和要找的女儿情况，到北京找妥洪。郑旺到了北京，由妥洪引导进了皇城，把帖子交给了乾清宫的一个太监，名叫刘山，托刘山帮助打听女儿的下落。郑旺回家，足足等了个把月，还是不见动静，着急不得了，就带了些自产的米面等物去找刘山。可是刘山说一直在打听，但是还未打听到郑旺女儿究竟在何处，郑旺只好再央求刘山仔细查找。此时刘山既受人之托，又觉得如果真能找到郑旺的女儿，将来能攀上这个郑皇亲，他这个普通的太监还会因此发迹起来。即使找不到这个女儿，也可以想办法敷衍郑旺，攒他点好处，也无不可。但无论如何刘山还是要积极打听宫女中有没有姓郑的。果然不久就被打听到了，有个宫女姓郑名金莲。但是刘山找到郑金莲一问，金莲却说她未曾进过深宫内院，而且也从没见过皇上。只知道有一个叫王女儿的宫女，进入皇宫的高墙之内。刘山赶紧托人去问王女儿的家世，是不是和郑旺有什么关系。可是王女儿却说：“我的父亲姓周，不姓郑！”刘山听了很失望，怎么向郑

旺说呢？噢，有了主意。他找到郑旺对他说：“你的女儿从小卖出去，已经换了3个主人，你那个在宫里的女儿自己也闹不清楚了。她是要认你这个父亲的，可是又有点拿不准主意，不愿意现在就见你。”郑旺听了高兴得很，虽说现在还见不到女儿，但是已经知道她在宫里，而且千真万确是自己早年卖出的女儿！从此以后，郑旺就常常带上一一点本地出产的果食、衣料等物，交给刘山，请他转给女儿。刘山不敢把东西贸然送进去，那个郑金莲是个粗使的宫女，连宫内都进不去，讨好她没多大用处。那个王女儿不认郑旺这个人，把郑旺的东西送进去，也不好说是谁送的，如果说是郑旺送的，王女儿也不会收。想来想去还是把郑旺送来的东西，自己收下享用，就对郑旺说已经送进去了，再找出些衣服靴鞋、布绢等物，交给郑旺，就是说他的女儿的回赠。郑旺不知内情，拿上女儿的回赠，高高兴兴地回家，进一步做起女儿成了皇妃、自己当上国丈的美梦。

有一天，刘山忽然急匆匆地找到妥洪，告诉他那个宫中的王女儿果然被皇帝选中，成了皇上的人，进了乾清宫，这下子你们都成了皇亲。可是他又特别嘱咐妥洪，当前不要把这个消息张扬出去。妥洪不对别人讲还可以做到，但是凭哥儿们义气不能不告诉郑旺啊！于是急忙找到郑旺，告诉他这个特大喜讯。郑旺一听，大喜过望，这下子就像一步登天，美梦成真，乐得发狂。他被喜讯冲昏了头脑，也不去分辨这个就要做娘娘的女儿叫郑金莲还是叫王女儿。于是消息就像长了腿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久郑旺的家乡都知道郑旺的女儿成了皇妃，郑家就要成为皇亲，这还了得。整个郑村镇沸腾起来，乡里乡亲中和郑家沾亲带故的人家，谁也不甘落后，都拿出财物，送给郑旺，联络感情，为日后攀附皇亲之计。郑旺数了数，来送礼的不下600人，不但有本乡的，也有邻乡的，不但有郑家亲属，也还有外姓的乡邻。人数太多，郑旺怕记不住，也弄不清谁送的多少，谁是先送谁是后送，将来自己这位皇亲有了权势地位，对乡亲也要分个厚薄。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特意置了一本账簿，把交财物的乡亲姓名、谁交多少、谁先谁后都明明白白地一笔笔记下来，这才放心。

不久，郑旺又盘算着女儿快过生日了，就赶紧备办了一桌酒菜托刘山送入宫内，为女儿祝寿。刘山对送来的这桌酒菜，当然还是老办法，自



明武宗正德

已享用了，找了几件被褥、靴鞋、绢帕等物，还报郑旺。郑旺捧着这些宫中之物，边走边想，应该再着实炫耀一番，于是硬着头皮到京城的齐驸马家去做客。驸马的儿子听说郑皇亲来访，赶紧热情接待，送客时又特意拿出一件豹皮和马鞍辔头、纱罗衣服等物相赠。豹皮和马鞍马具是送给郑旺的，以壮行色；纱罗衣服是送给郑妻赵氏的，换换行头。郑旺这样一个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今天居然同皇亲驸马府里的公子来往，平起平坐，真是风光至极。此时的郑旺坚信自己已是当朝天子的泰山丈人、名正言顺的郑皇亲了。郑旺一家人也都为此好运激动起来，被即将成为皇亲的美梦冲昏了头脑，于是在乡里乡外，县里县外，到处张扬此事。到后来北京城里大街小巷都传遍了出现郑皇亲的事。这件事一传开，人们会一下子就和弘治皇帝与张皇后的关系，张皇后忽然生子等的事情联系起来。在北京的人们都知道，张皇后妒火旺盛，不许皇帝选妃嫔，弘治皇帝也不是一个老实人，经常夜出，到外面沾花惹柳的事不是没有，而且人们也都知道，皇上和宫女的关系向来暧昧，宫女郑金莲生个皇子，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不管郑金莲是不是真的郑旺女儿，郑金莲是不是就是皇太子的生母，大家虽然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但是都只对皇太子不是张皇后所生这一点，最感兴趣。同时朱厚照的生母是谁，毕竟是个谜。

自从郑旺认皇亲这件事在京城传开后，人们加以各种推测。既然是推测，当然想象的成分就不会少。人们以为朱厚照是孝宗和宫女生的孩子。如果孝宗和其他皇帝一样选有妃子，妃子生了孩子，都可以明白宣布此皇子是某妃所生，然后由皇后抚养成人。可是孝宗偏偏又没有妃子，张皇后婚后多年不育，孝宗寻求宫女，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皇子是宫女所生，而且又不能把这个宫女封为妃子，这样可能就破坏了孝宗与张皇后不立妃嫔的闺房协定。不能这样办，只好把孩子说成是张皇后所生，把那个生过孩子的宫女养起来，既不封她什么名分，也不把她当成皇子的生母。这样把“生母”和“母后”合二为一，都归到张皇后身上，既可以使皇子朱厚照成为明朝少见的嫡长子身份的皇太子，又可以掩盖孝宗的丑闻。

大约在弘治末年，郑旺张扬自己为皇亲的事情，被缉事衙门先按冒充皇亲的案件，后来又认定为妖言案件，把郑旺、太监刘山、妥氏兄弟等



一千人犯拿获在监。这桩案子是此时才发觉而立即逮捕人犯，还是由于某种原因，揭发处理案情和人犯都有困难，而迟迟不予处理呢？内情不得而知。但是从当时情况来看，郑旺一心寻女儿，后来又想去认皇亲，恐怕已有些年了。后来又以为自己的女儿生了皇子，才又大肆张扬自己的皇亲身份。这个时间应该是在朱厚照下生时。明朝有人讲，朱厚照下生不久，京城就传出了皇子不是张皇后所生的传闻，可见郑旺认皇亲的活动，在弘治四年皇子降生后就开始了。缉事衙门逮捕郑旺等一千人犯则在弘治十八年，这前后已经十几年了。从这里透出的消息是，郑旺女儿生皇子的事，可能有人已经默许了，这个人可能就是孝宗。正因为这样，尽管在京城内外郑旺的事哄传已久，法司和缉事衙门也未奉到捕人的命令。这件事情牵扯着孝宗、张皇后、皇子朱厚照的重大干系，所以一直拖着不理。弘治末年朱厚照已十几岁，出阁读书，孝宗感到这件案子必须审理结束，以免影响皇太子的政治地位。遂于弘治十七年的12月间审理了这个案件的一千人犯。在审理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桩不同寻常的事情。审理此案是司法衙门的事，而这次却举行御审，孝宗亲自提审主犯郑旺等人。这里使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果是一个小人物冒认皇亲的案件，何须皇帝老子亲自审理呢？这无疑是在明白告诉人们这个案件一般法官审理不了，案情涉及皇家有关的内情，外廷官是无权过问了。据说孝宗亲自审问刘山和王女儿时，刘山却敢依仗王女儿与皇帝的关系，来为自己开脱。御审竟无结果。后来把人犯送到锦衣卫刑讯，此案似乎有了几点澄清，一是王女儿的身上没有痘疤和烫伤痕迹，证明她不是郑旺早年卖出的女儿。结论是郑旺冒认宫人为女，是冒认皇亲罪。二是刘山、郑旺等散布妖言惑众，按律属妖言罪，主犯应当处死。定案之后，只有刘山以太监干预外事的罪名被处死，而郑旺等人则被监禁。后来孝宗死去，朱厚照即位，实行大赦，郑旺竟被赦罪出狱回家。这里面的缘故，则难于推测了。

据明朝人说，这个重大案件全部审理判决的卷宗存于刑部的福建司。当时曾有不少人托刑部的人代为录出副本，作为日后案情有新的发展时的参考。这批卷宗中，有人见过一件孝宗的“内批”，也就是弘治皇帝对这个案件最后的处理意见。内容是这样写的：“刘林（即刘山）依律决了。



明武宗正德

黄（即王）女儿送浣衣局。郑某已发落了。郑旺且监着。”这件重大的“妖言案”只杀了太监刘山一个人，这可能和杀人灭口有关，而首犯郑旺虽处死刑，但未执行，“且监着”。那个黄（王）女儿，既证明她不是郑旺的女儿，但因“虚喝以规货利”的罪名，被送入浣衣局。浣衣局是明宫内的宫女等犯罪者的安置场所，王女儿被送到浣衣局，表明她已不是宫女，被罚在局劳作管制。在孝宗御笔内批中有两个姓郑的，一个是郑旺，“且监着”等候发落，另一个写作“郑某”，这里似乎就是指的郑金莲，但是不写作“郑女”，也不写作“郑金莲”，这里似乎有文章。因为“郑某”一般指男性姓郑的，但也可以作为中性或女性。这只说明孝宗不愿写出这个“郑金莲”的名字来，而代以“郑某”。因为牵扯这个案子中来的，只有郑旺和郑金莲姓郑，所以这个“郑某”指的是“郑金莲”，不会错的。可是为什么孝宗偏偏这样写，其间必有原因。而且孝宗对这个“郑某”的处理意见只写了四个字：“已发落了”。但是“发落”二字是个含混的说法，是杀了、刷了，还是送浣衣局了，还是仍然留在宫内，甚或留在皇帝左右，都不清楚，因为这些处置都可以叫做发落。

孝宗对这个案子的内批是这样写的，但是留下不少疑窦。如果这个“郑某”就是太监刘山访问过的宫女郑金莲，她又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郑金莲就是郑旺想要找的女儿，为什么她又举出个王女儿而不去认亲爹？这个郑金莲是不是郑旺的女儿，还是疑问。也可能这个郑金莲与郑旺原无关联，只不过同姓一个“郑”而已。再有就是那一个王女儿，她既然声明自己姓周，而不姓郑，可以说她不是郑旺的女儿。那么郑旺的亲生女儿是谁呢？也是一个疑案。这个王女儿后来被送去浣衣局，罪名定的是“虚喝以规货利”，意思是说“假借名义骗取财物”，这也是不肯明说原委而写成的糊涂罪名。假借的名义可能就是冒充得幸的宫人或假托妃嫔的名义，来收受宫内外一些逐利的人的赂遗。在这里冒充得幸宫女或妃嫔名义的最大的目标是想当皇子的“生母”。但是在孝宗处理这桩案件时，如果郑金莲、王女儿都不是郑旺的女儿，为什么案子的审理那样旷日持久不能终判，杀了刘山却留下主犯郑旺。如果张皇后果真是朱厚照的生母，把一切冒认皇亲的人统统处理，也就很快解决此案，而孝宗却犹疑